

中国小说通史

◎ 高等教育出版社 ◎

中国小说通史

回头一看，差挨正腕将起来要定。林冲按住喝道：“你这厮！
我一刀，又早把头割下来，挑在枪上。回来，把脑袋、陆
刀插了。将这个人头发结做一处，撮入庙里来，都摆在山神

中国小说通史 明代卷

主编 李剑国 陈洪 副主编 雷勇
著者 陈洪 陶慕宁 罗德荣 雷勇 孙育廷 陈国军 任增霞 冯大建
高等教育出版社

中国小说通史·明代卷 / 李剑国, 陈洪主编.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6
ISBN 978-7-04-019831-7

I. 中… II. ①李… ②陈… III. 古典小说—小说史—
中国—明代 IV. I207.4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19772 号

策划编辑 迟宝东 责任编辑 李健秋 封面设计 刘晓翔
版式设计 刘晓翔 赵阳 责任校对 朱惠芳 责任印制 朱学忠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4号	免费咨询	800-810-0598
邮政编码	100011	网址	http://www.hep.edu.cn
总机	010-58581000		http://www.hep.com.cn
		网上订购	http://www.landaco.com
经销	蓝色畅想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http://www.landaco.com.cn
印刷	北京佳信达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畅想教育	http://www.widedu.com
开本	787 × 1092 1/16	版次	2007年6月第1版
总印张	107.5	印次	2007年6月第1次印刷
本册印张	21.5	总定价	140.00元
总字数	1 750 000		
本册字数	350 000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料号 19831-002

郑重声明 高等教育出版社依法对本书享有专有出版权。任何未经许可的复制、销售行为均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其为人将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 构成犯罪的, 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为了维护市场秩序, 保护读者的合法权益, 避免读者误用盗版书造成不良后果, 我社将配合行政执法部门和司法机关对违法犯罪的单位和个人给予严厉打击。社会各界人士如发现上述侵权行为, 希望及时举报, 本社将奖励举报有功人员。

反盗版举报电话: (010) 58581897 / 58581896 / 58581879

传真: (010) 820860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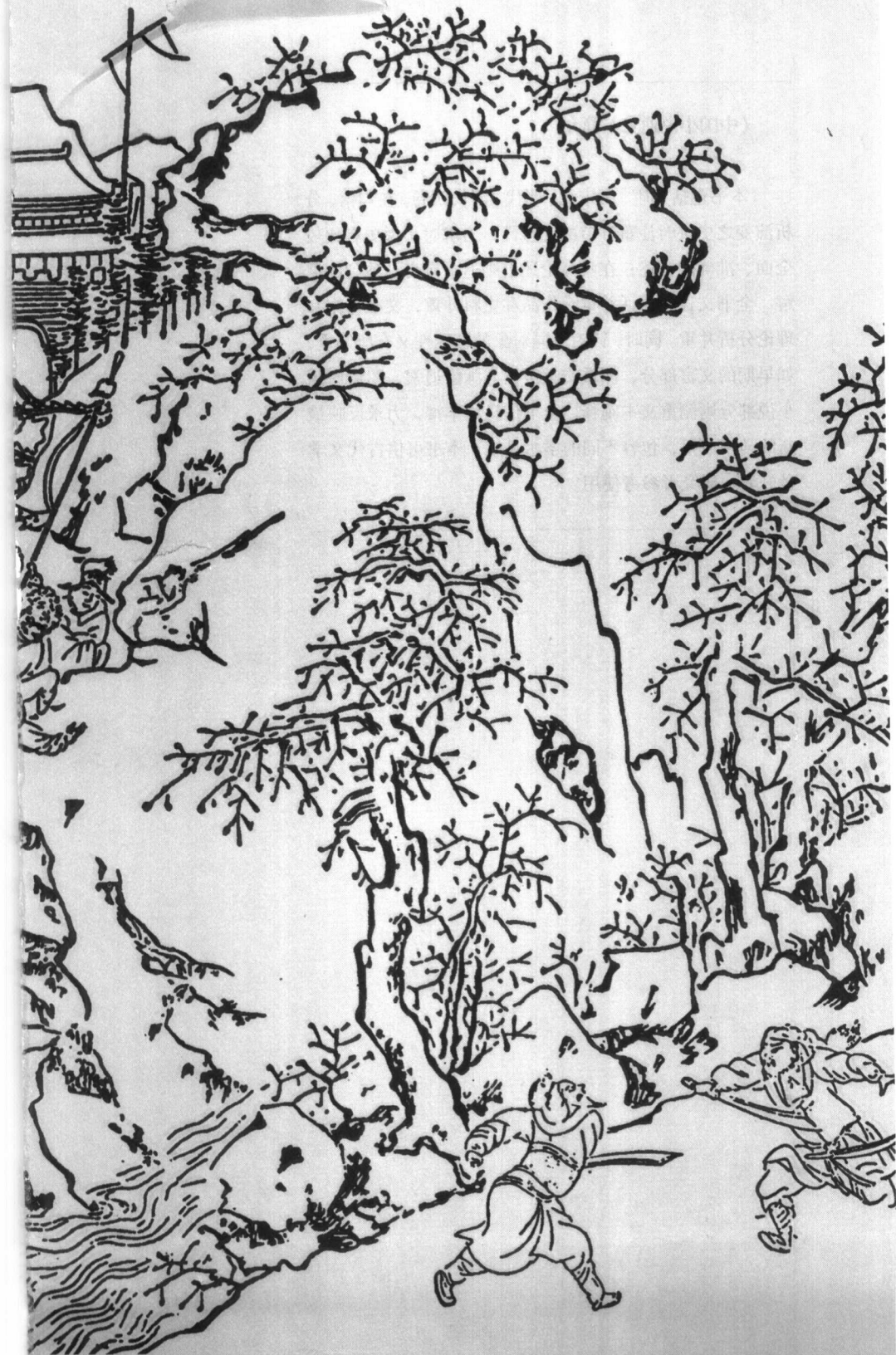
E-mail: dd@hep.com.cn

通信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4号

高等教育出版社打击盗版办公室

邮编: 100011

购书请拨打电话: (010) 64014089 / 64054601 / 64054588



《中国小说通史》简介

本书包括先唐、唐宋元、明代、清代四卷。在勾稽、分析演变之史迹时注重环节的完整性，力求对小说史有比较全面、准确的描述；在具体论述上则追求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全书文言、白话并重，作品和史料并重，文献考据和理论分析并重。同时，针对不同对象的特殊性又有所侧重，如早期的文言部分，侧重文献考据与脉络追索，明清白话小说部分则侧重文本阐释。全书信息量丰富，力求反映最新的学术成果，包容不同的学术见解。本书可供古代文学爱好者、研究者参考使用。

第八编 四大奇书——白话小说全面繁荣的时代·893**第一章 社会文化背景·895****第二章 小说创作的演进与小说观念的变化·899****第一节 明初突兀而起的两座奇峰·899****第二节 明中叶小说创作与工商业共同达至的繁荣·900****第三节 晚明小说近百年的异彩纷呈·902****第三章 白话小说艺术的定型时期·904****第一节 “章回体”与“拟话本”：白话小说
基本体式的定型·904****第二节 “四大奇书”：白话长篇四大类别的范型·908****第三节 小说文体意识的自觉·909****第九编 明代白话长篇小说(上)——宋元讲史的丰厚遗产·911****第一章 正史·野史·小说·913****第二章 历史小说的典范之作：《三国演义》·918****第一节 故事来源与成书过程·918****第二节 雅俗文化交融的历史图景·925****第三节 传奇化的历史人物·940****第四节 智谋——作品的独特魅力·948****第五节 历史演义的典范之作·955****第三章 不朽的草莽英雄榜：《水浒传》·960****第一节 故事来源与版本演变·960****第二节 作者与成书年代问题·965****第三节 反叛者的颂歌·969**

第四节 演绎民间文化及国民性格的范本·973

第五节 英雄传奇的典范之作·981

第四章 其他历史演义小说·994

第一节 与正史相颉颃的“历朝演义”系列·995

第二节 《新列国志》及“列国”系列小说的演变·998

第三节 《英烈传》等“本朝演义”·1002

第五章 其他英雄传奇小说·1006

第一节 《杨家府演义》系“家将”系列小说·1006

第二节 《隋史遗文》与“说唐”系列小说的转型·1009

第三节 《于少保萃忠全传》等传记体小说·1013

第四节 与神魔、世情小说混融的《禅真逸史》·1016

第十编 明代白话长篇小说(中)——明中后期神魔题材的繁荣·1021

第一章 宗教·世俗·小说·1023

第二章 把宗教游戏化的奇书:《西游记》·1032

第一节 《西游记》的成书与版本流传·1032

第二节 《西游记》的作者问题·1037

第三节 《西游记》的多重阐释空间·1042

第四节 不朽的艺术形象:孙悟空和猪八戒·1048

第五节 《西游记》的美学意蕴·1053

第三章 《封神演义》与《西洋记》·1060

第一节 附神魔于史传的《封神演义》·1060

第二节 其他道教宣教小说·1069

第三节 《西洋记》与其他佛教宣教小说·1074

第十一编 明代白话长篇小说(下)——明代后期

异军突起的世情小说·1081

第一章 市井·人情·小说·1083

第二章 晚明社会人情的生动画卷:《金瓶梅》·1096

第一节 成书与流传·1096

第二节 封建末世的写实长卷·1108

第三节 女性形象的文化意蕴·1117

第四节 全新的小说观念与创作手法·1124

第三章 作为世情小说支流的艳情小说·1131

- 第一节 艳情小说的产生与发展 · 1131
- 第二节 艳情小说的价值和局限 · 1136
- 第四章 晚明时事小说的勃兴 · 1141
 - 第一节 历史题材创作的新变 · 1141
 - 第二节 关于魏忠贤的系列小说 · 1147
 - 第三节 关于李自成的系列小说 · 1154
 - 第四节 关于抗清活动的系列小说 · 1158

- 第十二编 明后期白话短篇小说 · 1163
 - 第一章 拔俗趋雅的“三言” · 1167
 - 第一节 “三言”的故事来源及改编 · 1168
 - 第二节 “三言”所反映的情爱观 · 1174
 - 第三节 “三言”的叙事艺术 · 1179
 - 第二章 常中求奇的“二拍” · 1186
 - 第一节 “二拍”的思想内容 · 1188
 - 第二节 “二拍”的艺术成就与不足 · 1193
 - 第三章 其他“拟话本”小说 · 1195

- 第十三编 明代文言小说 · 1201
 - 第一章 “剪灯”系列与诗文小说 · 1205
 - 第一节 瞿佑的文人才性与反思之笔 · 1206
 - 第二节 李昌祺的摹拟之文与竞胜之心 · 1207
 - 第三节 赵弼的“迂腐”与“驳杂” · 1210
 - 第二章 中篇传奇小说的产生与繁荣 · 1213
 - 第一节 中篇传奇小说的发展历程 · 1213
 - 第二节 中篇传奇小说的叙事特征 · 1216
 - 第三章 明代文言小说汇编 · 1219
 - 第一节 “虞初”体汇编的演变 · 1219
 - 第二节 “艳异”类小说选本的出现 · 1221
 - 第三节 “列朝小说”系列的汇编及其意义 · 1223

- 撰写说明 · 1227

第八编

四大奇书

——白话小说全面繁荣的时代

T

.
.
.
.
.
.
.
.
.
.

894

中
国
小
说
通
史

明代卷

第一章 社会文化背景

明代是一个转折的时代。

经由唐代的辉煌、宋代的成熟，农业文明与封建制度的内在创造力已经发挥殆尽。摆在这个古老的民族面前的似乎只有两种可能：或是蜕变以求新生，迈入人类社会一个新的阶段；或是固守着传统，逐渐地僵化把自己的生命耗光。于是，社会文化呈现出大转折的种种特征。

明代又是一个堕落与生机并存的年代。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的几个朝代——唐、宋、元、明、清中，论君主的昏暴与朝政的混乱，当以明代为最。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走向取决于君主与文官集团的素质，而君主的清明或昏乱则是主导。故有明一代的大部分时间中，朝政都是乏善可陈的，君主与文臣中荒唐甚至无耻的行径足令后人惊讶。然而，社会生产又自有其驱动力，使得思想界、文化界和民众的社会生活都出现了新的景象，甚至一度表现出空前的生机。

这种转折反映到文学的演化中，就是传统文学样式——亦即士大夫的雅文学，陷入“复古”的泥沼难以拔足前行，文学的生机转而倾注于以白话小说为代表的俗文学之中，而思想文化与社会生活的生机也在小说的创作与传播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作为小说史的背景，明代读书人的生存状态与精神状态则更是我们关心的重点，决定此状态的诸因素中，则有以下数种为重要而具有时代之特色：

一、政治混乱与八股取士

明太祖朱元璋起于微末，在连年征战中，朱元璋逐渐确立了自己的统治理念，一边采取多种措施保障农业生产的恢复，一边废除宰相制，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并建立锦衣卫的特务组织，加强专制统治。成

祖时更进一步建立东厂，把特务组织与宦官结合，确立绝对君权。而明朝中后期的几个皇帝，如正德、嘉靖、万历、天启，都是少有的荒唐君主。正德帝史家称之为“昏狂无道，方古齐东昏、隋炀帝之流，并无逊色。”^{〔1〕}嘉靖帝则一心同道士厮混，朝政搞得是非颠倒，国困民穷到了“嘉靖嘉靖，家家皆净”的地步——《西游记》中所写迷信妖道而食小儿心肝的比丘国王、残害无辜僧众的灭法国王、车迟国王等，都有他的影子。万历帝当朝四十八年，竟有二十余年不理朝政，穷奢极欲，横征暴敛，《神宗实录》记载当时的情况是“穷天夺产，罄地伐毛”，“民力凋敝，十倍于旧”。天启帝则是木工爱好者，把朝政全交给大宦官魏忠贤，更是把国家拖到了败亡的边缘。

这种情况对当时的士人的心理状态产生了很大影响，使得一部分精英人才对王朝产生了严重的疏离感，包括政治上的疏离与思想上的疏离。《玉剑尊闻》记某大学士与东林党领袖顾宪成的对话，形容朝野对立到了“庙堂所是外人必以为非，外人所是庙堂必以为非”的地步。而一批思想家则大胆创立新说，并在各阶层广招信徒，与朝廷树立的“正统”——程朱理学分庭抗礼。正是这样的社会状况与思想状态，才孕育出了《金瓶梅》与《西游记》这样“离经叛道”的作品。

在这样的政治生活大背景下，八股考试也对士林生态产生很大的消极影响。八股取士起于明太祖，定型于成祖，以代圣贤立言的名义，把通过以八股文参加科举考试限定为读书人博取功名富贵的唯一出路。读书只能读“四书五经”，作文只能按一定套路，于是，“好学者欲通旁经而涉古书，则父师交相譙呵”（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六“十八房”）清人饶廷襄对八股取士的社会功能有深刻的揭露：“明祖以枭雄阴鸷雄猜取天下，惧天下瑰伟绝特之士起而与为难……求一途可以禁锢士人之心思材力，不能复为读书稽古有用之学者，莫善于时文，故毅然用之。其事为孔孟明理载道之事，其术为唐宗英雄入彀之术，其心为始皇帝焚书坑儒之心。”（冯桂芬《校邠庐抗议·改科举议》引）这种制度一方面使得大部分读书人丧失了能动性、创造力，使得政府官员素质大幅度降低；另一方面却也激发起一部分特立独行之士的叛逆情绪，小而言之，有金圣叹那样游戏科场谋求“自由身”者，大而言之，则有明中后期的书院里普遍出现的张扬个性、放纵不羁的倾向。

〔1〕孟森：《明清史讲义》，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90页。

二、心学盛行与思想转型

正德、嘉靖年间是明代社会转变的一大枢纽，学术思想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王阳明在陆九渊、陈献章学说的基础上，别创心学的思想体系。心学实为理学的别支，在根本原则上与程朱并无区别，但王阳明主张“吾性自足，不假外求”，肯定并弘扬人的主体精神，就具有思想解放的倾向。“当士人桎梏于训诂词章之间，骤而闻良知之说，一时心目俱醒，犹若拨云雾而见白日，岂不大快”（顾宪成《小心斋札记》卷四。光绪《顾端文公遗书》本）。心学的出现，无疑加剧了明代文化思想由“尊古”向“师心”转变的趋势。至嘉、隆之际，王学左派如王畿、王艮及其后学又时时越过师说，把“心即理”发展为“欲即理”，尊重个性、肯定人欲的自然人性思想成为时尚之说。思想界长期以来独尊程朱、专制而僵化的局面被打破了。

至万历年间，李卓吾进一步发展了王学左派的观点，更加激烈地抨击理学的虚伪，反抗传统、拒斥权威，将思想解放的潮流推向极端。而此时城市工商业愈加繁荣，市民阶层、市民文化崛起于历史舞台，也推动着文化思想、文学思想日趋转型。李贽声称“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焚书》卷一《答邓石阳》）。这种看法与市民意识一拍即合，引发了士与商、雅与俗之间的双向互动。一种充分肯定自我，肯定人情物欲，张扬世俗享乐的文化观念，如狂飙卷地，弥漫于整个社会，在东南城镇经济发达地区，士人结社交游，沉酣歌舞，陶醉于声色犬马，痴迷于现世享乐。纵酒狎妓、游山玩水、听书顾曲、谈禅问道遂成一时风气。这都为读书人加入通俗文学的写作与传播提供了适合的社会气候。

三、文化产业与儒商相通

明人何良俊在其《四友斋丛说》中，描述了明代中期工商业兴起及对社会的影響：“正德以前，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田……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卷十三）。到明代中叶，商业和手工业都有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东南的吴越地区，因地利之便，更是出现了相当数量的繁华城镇。如苏州、常州、嘉兴、湖州、南京、扬州、杭州等，皆市肆罗列，商旅辐辏。城市的发达带来了市民阶层的壮大，士与商、雅与俗逐渐融和，商人通过货贸在使自己的囊橐丰盈以后，也开始追慕风雅，而落魄的士人则不得不依附于商贾，以满足衣食之需。风气所染，至于名公巨卿，亦不以结纳商人为耻，甚至直接参与商业活动。世俗生活方式浸染于闾阎，通俗文学艺术的市场需求迅速扩大，

刊刻通俗小说成为有利可图的文化产业。正是在这种风气鼓荡之下，《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得以反复印行。明代小说的刊印是与出版业的兴起同步的。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谓：“凡刻之地有三，吴也、越也、闽也。蜀本宋最称善，近世甚希。燕、粤、秦、楚今皆有刻，类自可观，而不若三方之盛。其精，吴为最；其多，闽为最，越皆次之。其直重，吴为最；其直轻，闽为最，越皆次之。”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三云：“闽建阳有书坊，出书最多，而版纸俱最滥恶，盖徒为射利计，非以传世也。”这两段话实际涉及了嘉靖至天启间通俗小说版本、刊刻、流通的轨迹。嘉靖以来，福建一带书坊刻印通俗小说甚多，尤以建阳最著，如《三国演义》，万历以前的刻本多出自福建，牟利可观。一时书坊林立，如余氏双峰堂、三台馆、萃庆堂、文台堂，熊氏种德堂、中正堂，杨氏清江堂等，皆以刻印通俗小说著称。但福建书坊射利过甚，渐以纸质粗劣、擅改妄删为人訾病，至万历后期，遂一蹶不振。苏州、金陵乃取而代之，小说的出版、传播之中心便都集中到了吴越两地，而这恰与小说创作、批评的中心汇聚到一起，对小说整体水平的提高，特别是文人化的进程，无疑是具有促进作用的。

第二章

小说创作的演进与小说观念的变化

史家通常以朱元璋在南京举行登极大典的1368年1月23日，以思宗朱由检1644年4月25日自缢于北京景山御花园寿皇亭为明史的起讫之点。准此，则明室享祚共计276年。倘若将南明的弘光王朝，以及鲁王隆武、绍武、永历和后来的郑氏政权合计在内，明之国祚还可推延二十余载。在近三个世纪的时序更替中，明代小说的发展并非循序渐进，一帆风顺，而是在政治、经济、时代思潮、社会风习的影响浸润下呈现出一个曲折的演进轨迹。

第一节 明初突兀而立的两座奇峰

明初洪武至成化百余年间，政治上的高压统治使文坛鲜有亮点。但在这个总体上归于沉寂的文坛格局中，却凸显出两座奇峰：以《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为代表的章回体“历史-传奇”小说，以“剪灯类”小说为代表的文言小说。

元末群雄割据，逐鹿中原，铁马金戈，豪强四起的时代风云，激荡出了两部被后世称为典范的章回体长篇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关于两书的作者及写定时间，学界至今尚有争议，但其经由宋元“讲史”、“平话”、“杂剧”世代累积而成则已成定论。在长篇小说的结构、主题、叙事、人物刻画、细节描写诸方面，《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都提供了成功的经验。在文体学意义上，两书以其宏大的场面、众

多的人物、复杂的情节、蓬勃的气势，笔酣墨饱地绘就了政治斗争、英雄聚会的历史画卷，确立了“章回体”这一新兴小说类型的叙事规范，从而开启了章回体小说走向繁荣的时代。同时又在主题学的意义上，确立了长篇“历史-传奇”类小说的基本范型。其时，署罗贯中之名的讲史类长篇小说尚有《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及《三遂平妖传》。不过，由于太祖、成祖相踵的强化专制政策，文学活动很快就遭遇了严冬的寒流。这两部奇书也就被长时间“雪藏”起来，将近百年的时间里没有任何关于它们的记载——这也是有人怀疑二书作于明中叶的原因。

明代初期的文言小说，数量不多，以个人撰著而结集的仅有瞿佑的《剪灯新话》、李桢的《剪灯馀话》和赵弼的《效顰集》三种。但它们却是上承唐宋传奇，下启《聊斋志异》的重要津梁。“剪灯类”小说在小说类型、叙事格范、章法结构、语言运用方面，都有新的尝试，尤其是继承并确立了元代《娇红记》所开创的中篇传奇的体式，即多写男女恋情，极跌宕婉变之致；堆叠韵文诗赋，逞裁云擘月之才。明代文言小说后来的繁荣与这三部作品的典范作用有直接关系。据陈大康《明代小说史》统计：“明代文言小说计有 694 种，为历朝最多者，其数量较多的各朝依序排列如下：清 594 种，宋 361 种，唐 184 种。”^[1]陈国军《明代志怪传奇小说研究》则认为：“数量不多的明初（文言）小说创作，产生了诗文小说、中篇传奇小说、寓言体小说三大小说体式，为明代传奇小说的发展走向，框定了大致的轮廓和畛域。”^[2]

第二节 明中叶小说创作与工商业 共同达至的繁荣

明代小说真正的发展繁荣期开始于 15、16 世纪之交，也即明

[1] 陈大康：《明代小说史》，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12 页。

[2] 陈国军：《明代志怪传奇小说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83 页。

代立国后一百余年的弘、正间，持续达一个半世纪。大约肇兴于弘、正之交，初盛于嘉、隆二代，大盛于万历一朝，收束于启、祯末世。

正如上文所述，明代正德、嘉靖时江南的手工业和商业开始加速发展，这为小说的繁荣提供了三个方面的条件：一是图书业——包括刊刻印刷业与经营传播业的兴起；二是城镇居民的剧增提供了大量的读者；三是观念的变化逐渐使一些下层文人加入小说创作的队伍。

繁荣期到来的标志是《三国演义》与《水浒传》的刊行。在某种意义上说，两部小说刊行的意义不小于它们的创作。此前的一百年，这两部巨著无人问津无人知晓，几乎等同于不存在。嘉靖年间，《三国演义》与《水浒传》先后刊行，这在小说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如上所述，这两部奇书以横空出世的姿态，在文类学与主题学的意义上都树立了优秀的范型。两书刊出后不久，大名士李开先、唐顺之等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而刊刻是由官方的“司礼监”与“都察院”进行的，这无形中便给出版小说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使书商们受到鼓舞。事实上，最先感受到这一方面的变化，并把精力投入小说方面的并不是文人，而是书商。趋利的本能使他们把“业务”的重点很快转移到小说方面。当时小说的刻印中心在福建建阳。嘉靖年间刊本《建阳县志》记载：“书籍出麻沙、崇化两坊，昔号‘图书之府’……足以嘉惠四方。”建阳书坊约六十家，天下书商皆集于此。其中“书林文台”余象斗双峰堂（又称余文台双峰堂、谭阳余氏三台馆）、余氏萃庆堂（余酒泉、余彰德）、建邑书林熊氏忠正堂（熊大木、熊龙峰）、建阳书户刘洪慎独斋、闽建书林郑少垣联辉堂、杨氏清白堂（又作归仁斋）等都刻印过白话小说，有的还直接操觚写作。^{〔1〕}

当然，商人考虑问题的角度并不在文学价值上，因而其后的数十年间，刊行的小说——包括白话与文言，数量上虽然逐年激增，仅《三国》的“建本”就有十余种，但是，却罕有内容突出的新作。经济利益驱使他们多利用一些已有的素材进行速成型的拼接与纂辑，如在

〔1〕陈大康：《熊大木现象：古代通俗小说传播模式及其意义》，载《文学遗产》2000年第2期。